# 夷堅志

夷堅志乃番陽洪公邁之所編也公廣覽博聞好奇尚異游宦四方採擷衆事集成此編分甲乙丙丁四志每志有二十卷每卷十一二事或十三四事譬諸小道亦有可觀載攷其序乃知此志鏤板不一有蜀本有婺本有閩本而古杭亦有本公隨所寓鋟梓今蜀浙之板不存獨幸閩板猶存于建學然點檢諸卷遺缺甚多本路張府判紹先提調學事勉予訪尋舊本補之奈閩板久缺誠難再得其全幸友人周宏翁

於文房中尚有此書是乃洪公所刊于古杭之本
也然其本雖分甲乙至壬癸爲十志似與今來閩
本詳畧不同而所載之事亦大同小異愚固擴
本之所有以補閩本之所無茲遇
廉使相公陳先生居濟分司來此益加勉勵遂
即命工鋟板四十有三始完其編庶不失洪公編
葺之初意由是夷堅志之傳于天下後世可爲
全書矣
掾古杭一齋沈天佑序

# 夷堅甲志目録

第一卷 十九事

第二卷十四事

第五卷 十九事

宗回長老

陳國佐

許叔微

人生鼈

閩丞廳柱

蔣通判女

劉氏冤報

蛇報大

李氏乳母

義

巾山菌

陳良器

黃平國

皮場大王

葉若谷

江陰民

蔣寧祖

趙善文

第六卷十三事

## 第七卷　凡廿二事

第八卷

第九卷十四事

第十一卷十八事

第十二卷 十五事

第十三卷 十八事

第十四卷十七事

# 第十六卷 十五事

第十七卷 十五事

第十八卷 十六事

# 夷堅甲志目録

木先生

靈芝寺

王璧甠薦

太山府君

鄧安民獄

監官孝婦

曹氏入冥

斷妬龍獄

義夫節婦

葵山大蛇

蘄州異蛇

一足婦人

# 夷堅甲志卷第一 十九事

##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兟也揖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

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説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畢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

者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
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
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
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
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叚君叚訝
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
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
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
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 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柯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卧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堦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

其堂宇逮秩蒲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霄中見琴堂卧正冥其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 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寶樓閣呪

袁可久嘗教其弟昶 以寶樓閣呪昶不甚深信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初未知其功効也紹興

三年夏隸業府學方大軍之後城邑荒殘直齋卒汪成每番宿室中必夢魘達旦方已無一夕安寢成殊以爲苦或詢其所見云被人捽髮欲加箠故呼叫拒之昶令徙于已房猶不止同舍生惡其妨睡共議遣逐昶試書呪語貼于往此夜晏然由是一齋妖祟絕跡其呪語即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但世俗所傳訛謬寫皆從口而亦不得其音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爲證自有大功昶因悔昔慢始篤奉之

祕其事三事皆孫九鼎言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皆近年事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倫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歲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内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吴元濟叛我以壬民治塹爲汝所殺我銜

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覩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

交加人遂鞭馬逐之至其前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眞也

## 鐵塔神

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眞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

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茲地
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
逝庶萬一可脫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
遂獨挈囊登寺後山巔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
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
曰和尚聰明如此顧乃信夢令檀越在此正欲
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况
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
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眞

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觀音偈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

齋絜持誦不兩月孫芨武如常兒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有不如意了不可曉

劉廂使妻

金國興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

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閤目已失所在不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天台取經

紹興丁巳歲僞齊濟州通判黄膝死三日復蘇言有數人追之往一公庭見服緋緑人坐云差

汝押僧五百人至五臺吾辭以家貧多幼累不可行左右吏前曰可差李主簿代之兼它非晚白有差使復遣元追人送歸故得活後兩日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舍縣驛中一夕落枕暴亡膝心知其代已死爲盡送終之禮居一歲忽沐浴易衣告妻子曰今當別汝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我平生得力者緣看了華嚴經一遍語訖瞑目而逝

冰龜

戊午夏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 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氊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寘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為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

不作魚鬚也

## 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 熙州龍

戊午夏熈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没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乗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没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熈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恱趙伯璘曾見之

酒䤯香龜

徽廟有飲酒玉駱䤯大四寸許貯酒可容數升

香龜小如拳類紫石而瑩每焚香以龜口承之煙盡入其中二器固以黃蠟遇游幸必懷以往去窒蠟即馳出酒龜吐香禁中舊無之或傳林靈素所獻也

僞齊咎證

僞齊受冊之初告天祝版史誤書年號爲靖康又純用趙野家廟器識者以爲不祥卒爲金人所廢又作紙交子自一貫至百貫右語云過八年不在行用至其年被廢其數已兆矣

## 犬異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一二耳

##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汙藍縷直詣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不逐去笞女女略不介意供伺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

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翁也汝雖無緣盡食吾茶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皆可女小家子不識貴止求長壽財物不乏既去具白父母驚而尋之已無見矣女既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吴燕王孫女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氏壽百二十歲

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

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
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旣行天常回顧見
門闕甚偉牓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若頗衆皆僧
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
趍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
曰京師一吏禀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
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十餘
昔抱一大冊降堦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
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

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之某年月日以一力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既寤爲親戚言之恐懼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右二事趙伯璘言）

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

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眞容且有媟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欝雜煙霧而與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惟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踁爲闌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遥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衵沾濕愁坐良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怏若此李雖不

識韓但見姿貌甚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荅曰常負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史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巽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 夷堅甲志卷第二十四事

## 張夫人

張子能夫人鄭氏美而豔張為太常博士鄭以疾殂臨終與張訣曰君必別娶不復念我矣張泣曰何忍為此鄭曰人言那可憑盍指天為誓曰吾苟負約當化為閹仍不得善終鄭曰我死當有變相可怖畏宜置尸空室中勿令一人守視經日然後斂也言之至再三少焉氣絕張不忍從猶遣一老嫗設榻其旁至夜半尸忽長歎

自揖面帛蹶然而坐飲起立嫗懼以被蒙頭覺其尸行步踸踔密窺之呀然一夜叉也嫗既不可出震栗喪膽大聲叫號家人穴壁觀之盡呼直宿數卒持杖環坐於戶外夜叉行百匝乃止復至寢所舉被自覆而卧久之家人乃敢發戶入視則依然故形矣後三年張為大司成鄧洵仁右丞欲嫁以女張力辭鄧公方有寵取中旨令合昏成禮之夕賜真珠複帳其直五十萬緡然自是多鬱鬱不樂嘗晝寢見鄭氏自窗而下

罵曰舊約如何而忍負之我幸有二女縱無子胡不買妾必欲娶何也禍將作矣遽登榻以手捫其陰張覺痛疾呼家人至無所覩自是若閹然卒蹈奇變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伏守衞明旦蓐食訖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于

前語言猥利可喜問其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父姓名是王忠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狼虎魑魅矣立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曰神授兒性聰警敏每覽讀文書一過輙憶又能把巨筆作一丈濶字篆頹草不學而成見名賢古帖墨蹟稍加摹臨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小民耳遽棄舊業而攜此兒行 游使習路岐賤態

藉以自給後二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瓌傑指兒謂立本曰爾在何處拾得來立本瞠曰吾妻實生之奚乃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三歳矣方尋訪見之爾久留定撥大禍吾巳密施法禁後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噀立化爲小朱虵盤旋于地僧執淨鉼呼神授名虵即躍入其中僧頂笠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鈐轄王易之親覩厥異

## 齊宜哥救母

江陰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幾於死乃得免一子宜哥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咨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爲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輸寫誠懇凡越兩歲紹熙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哥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異光照室少焉生

臥游到處總傷神今集中亦無

陳苗二守

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邦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晉公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誘能書者寫韓文刻之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

方崇寧黨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淺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杵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令拽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朱新仲說

## 鼈報

承節郎懷景元錢塘人宣和初於秀州多寶寺爲蔡攸置局應奉性嗜鼈一卒善庖將烹時先以刀斷頸瀝血云味全而美後患瘰癧首大不可舉行必引首既久蔓延不已膚肉腐爛首墜

而死宛若受刃之狀景元自是不敢食鼈

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脩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曰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于茲尚可欵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它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有枒狼藉不

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眘鍮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旣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旣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筭今日即自收尚

延三歲如其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譴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夫悔即焚方毀竈閫質戶不復啓明日卜道士復至未及坐閽侍妾兒乳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陸氏負約

衢州人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亦姿媚明爽伉儷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語陸氏曰吾二人相歡至矣如我不幸死汝無復嫁汝死我

亦如之對曰要當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女而鄭生疾病對父母復申言之陸氏但俛首悲泣鄭竟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與相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携其資適蘇州曾工曹成婚才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它郡行信宿陸氏晩步廳屏間有急足拜於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婢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札宛然前夫手澤也急足已不見啓緘讀之其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

歡倖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輟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資財而別戶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婦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手幽府陸氏歎恨不意三日而亡其書爲鄭從弟向所得嘗出示胡僴然

張彥澤遁甲

紹興四年李參政少愚回爲江西帥遣揔管裼惟忠討賊以四月壬申日寅時出師鄱陽胡僴

然送之渡江佃謁道友陳生有道士張彥澤者
洛陽人頃事徐神翁多居西山好道之家偶來
會語問何人選日時脩然曰穆茂才也彥澤曰
何其繆耶幸而非寅時則可若然賊雖自擒土
將將不利以正午卜之茍無大雨則善時天色
清霽已有微暑三人食已散步僧舍俄陰雲四
合雨下如注溝壑皆盈彥澤拊掌曰必寅時也
楊公其危哉時賊衆萬二千官軍纔三之二先
鋒將傅選悉五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

曰先鋒尚如此若全師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次日楊公所乘青驄馬忽斃楊亦得疾卽反豫章翌日而卒

謝與權醫

楊惟忠病時面發赤如火羣醫不能療子壻陳槱憂之以問胡翛翛然有蘄人謝與權世爲儒醫翛然引之視疾旣入不診脉曰證候已可見楊公夫人滕氏令與衆議藥餌朱張二醫曰已下正陽丹白澤圓加鍾乳附子矣謝曰此伏暑證

也宜用大黃黃蘗等物因疏一方議不合時楊公年六十餘新納妾嬖甚夫人意其以是得疾不用謝言謝退謂脩然曰公往聽諸人所議統及門衆極口詆謝曰此乃千金中一治暑方用藥七品渠只認其丑乃欲療貴人疾邪脩然以告謝謝曰五藥本以治暑慮其太過故加二物制之令楊公病深矣當專聽五物之爲不容復制若果服兩藥明日午當躁渴未時必死吾來助諸公哭弔也脩然語陳𢟍𢟍不敢泄明日

楊卒皆如謝言四事皆胡脩然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録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履絶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毋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官于彼歸爲家人説嗟異之自祖山至

黃梅縣翌日以雨不行幼子喜郎忽感疾縣令吳宇至僞言邑之因華曰唐時嘗爲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歎知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曰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神告方

建昌人黃龔云有鄉人爲賈泊舟潯陽月下登岸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者不謹漬其手

鼎中今已潰爛矣其一曰彼固有罪責之亦太過曰吾比悔之顧無所及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生大黃調以美醋傅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聞之耳賈人適欲之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手以告後詣寺詢之乃是夜設水陸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手若為人所掣入鑊內痛楚徹骨號呼欲死賈人依神言療之兩日而愈

詩謎

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雪天晴色見虹蜺千里江山遇帝畿天子手中朝白玉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公絳馮公京王公珪曾公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傅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温彥博也

## 武承規

武承規字子正長安人政和七年監台州寧海

縣縣渚鎮酒稅好延道流日食于門者常數輩家君時爲主簿戒之曰君官卑俸薄而冗食若此何以給邪曰吾無美酒大肉與之但隨緣而已遇有酒則醉有海魚則一飽他無所費其無能者旬日自去安知吾不遇至人哉他日復勸之不聽一日氣貌洋洋若有得色曰公笑我接道人近有授我内交法者每日子午時運虎龍氣相摩移時美暢不減房室之樂而無所損雖夫可度世亦安樂奇術也家君曰公妻甚少又

未有子柰何曰亦得一術倣此者授之渠亦自得其樂舍弟多男兄弟之子猶子也夫人有後足矣家君欲聞其略曰公方効官又有父母妻子與承規異六十歲以後儻再相遇是時方可旬日復來曰承規欲往閩中訪先生旦夕遣妻孥歸侍下纔有可配即嫁之其父挨時爲越州將領家君曰既託身於公何忍如此已絶欲事異室而居可也何必遣曰畢竟爲累無此人則吾身輕要行則行矣曰胡不一歸與親別曰骨

肉之情見面必留卒未可脫及再見曰妻已行矣承規替期已及官課皆不虧而代者未至願爲白州郡遣牙校交界如其言郡吏方至其室虛矣

崔祖武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太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戍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

授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和率之游挾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為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

夷堅甲志卷第二